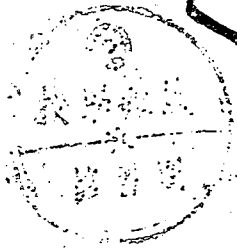


邊寨集



TY

1957

中央政治學校

附設

邊疆學校圖書館

→ ←

#812.92

分類號

~~387~~

7184

發售

# 邊塞集目次

序.....老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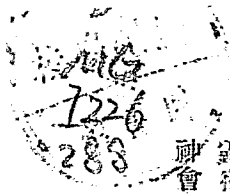
## 第一輯

在破廟中.....二  
上帝不管的孩子們.....三  
漁郎.....四  
挑黃土.....五  
覓草根作食的孩子.....七  
拔草作柴的幼孩.....八  
野麥.....九  
她已不相信還有春天.....〇  
露宿.....一  
神會.....二

## 第一輯

邊塞集

塞外征人之夜.....六  
城上斷章.....七  
希望.....七  
花紋石.....八  
牧歌.....九  
雪山雪.....〇  
雪山古寺前斷章.....一  
雪山踏雪行.....一  
夜歸.....二  
雪山靜夜.....三  
雪.....三  
雪際樂.....四  
幼小者.....五  
獵夫.....五



朝拜……………二七  
 燔燎之祭……………二八  
 冬至會……………二九  
 比邱與魔……………二九  
 春到了海西頭……………三二

第三輯

巨橋……………三六  
 毛椒……………三八  
 牧羊人底歌……………三九  
 社火……………四〇  
 火燒奏槍……………四二  
 鐵金……………四三  
 街頭音樂家……………四五  
 額爾納……………四七  
 怒吼……………四九

集會號……………五五  
 長城西盡頭……………五三

附錄

行路人……………六〇  
 車店……………六二  
 樂都的麥田……………六四  
 永登關外的店……………六五  
 驛客到了邊陲……………六六  
 武慶驛……………六七  
 烏稍嶺……………六八  
 由古浪峽到古浪城……………七〇  
 小詩三首……………七四  
 鹽石油河……………七五  
 寫詩後記……………八一  
 幾句不得不說的話……………蕭林

# 邊塞集序

老 向

我不會作詩，却偏喜歡讀詩。近讀到馬鈴柳先生的邊塞集，尤其使我不忍釋卷。此集共分三輯，第一輯以二十五年春甘肅的飢荒為中心，寫那些在天災下的慘象。第二輯以雪山的遊牧生活為中心，大有西北的遼廓氣象。第三輯述抗戰以來蒙藏各族中如滿克滿着熱權在做救亡工作。馬先生在分輯中已顯示出詩集中意義。

中華民族雖有漢滿蒙回藏苗黎僮之分，但那多半是歷史上的名詞子。漢字在大（南）的同化，生存在中國的各個分子，已經合流，分割不開。儘管風俗習慣上有些差別，那也表示中華疆土的廣潤與民族的偉大。我們的遭遇是一樣的，我們的敵人是一樣的，我們的前途是一樣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共同的命運，我們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因之也更有互相瞭解的必要。詩為心聲，在這個詩集裏我們要細細品味西北的聲音。

從漢朝以來，我們的西北便被雄渾莊偉的詩人所取材，有很多的好詩留給我們。試聽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底見牛羊，」

邊 塞 集

邊 塞 集

二

這種景象是如何的渾厚啊。唐岑參王之渙高適等都曾描摹下沙漠地帶的心境。如：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渡玉門關

又如：

走馬西來欲到天

辭家見月幾回圓

今夜不知何處宿

平沙萬里絕人烟

又如：

故園東去路漫漫

雙袖龍鍾淚不乾

馬上相逢無紙筆

憑君傳語報平安

但這些都是古代的專了，並且多少與雜些詩人思家之情，在渴望着長安。同時因受詩的形

式的限制，也未能深深的把西北遊牧的精神融化到詩裏，可是已經非拘處中原的詩人所能摹擬了。馬鈴柳先生親登雪山抱有開發西北的宏願，對於西北八民給予偉大同情，讀他的這本詩不惟比古之邊塞詩更覺親切，且深感中華民族孕育之厚，在那西北遼遠的地方的呼聲，正是我們久已疏隔了的自己的弟兄們所喊出的，我們的心裏該如何的高興如何的感奮啊，他們唱：

「魚不相識，

也在水中同遊，

人不相識，

也在世上碰頭！」

這種含有佛家意味的歌聲，正可激發人類的同情之愛而使之去除隔閡。

馬先生詩的表現方法，極為自然，明白如話，決不多加修飾。每一詩中都有他自己的韻律，不是只在一句一行的寫出便算完了，作者對於詩的認真嚴肅，在這一字不苟的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在第一輯是如上帝不管的孩子的體。挑黃土，神會都是真心之作，但二三輯中佳作尤多。如敬歌，燕爾格，朝拜，比邱與處，春到了海爾頭，巨橋，毛德，牧人的歌，長城西帶頭等，不知費了幾許推敲功夫，才能寫得如此渾整絕妙。西北的氣息濃濃，無論是民俗的淳樸，畜牧的風味，長城大河雪山荒涼的景緻，以及宗教信仰的虔誠都融化

邊 寒 集

本詩裏，讀後立時使人心胸開曠，引領西北，更感到中華民族的偉大。  
此為三年讀過的最好的詩，謹登片言，樂爲之介。

二十八年八月於北碚



第

一

輯

# 在破廟中

荒年是天才的藝術家，  
把他們雕刻得像疲鬼；  
黑暗驅逐他們入了古刹，  
在大梵天王底脚下悶睡。  
踏彎了兩塊乾柴般的腳，  
纔領得一碗吊命的賑麵，  
七八口人一天的吃喝，  
這塊麵大小還不如媳婦的手板。  
三個石上支的沙鍋纔是個惡魔，  
一口吞盡了他們的糧食，  
黑屁股上瀉着熊熊飢火，  
一鍋泥水轉着轆轤飢腸嘆息。  
老漢從不病也是幾月不葷頭。  
粗髮像刷鍋底的「刷把」，  
剝棘燃出苦笑，他更發愁，

無語地將浮腫的眼皮蓋下，  
老婦人袖手幫閒，  
解開紐安然捉虱，  
忽然一手伸到袖管，  
一顆虱投進口去——「我也咬你底血」！  
袴襠是多年的破網，  
敗絮拚命伸出頭作漏網魚，  
祇有過冬的衣服還可穿上，  
並不是忘却這是五月天氣。  
古廟天黑，隱隱有鬼物現形，  
白揚風叫出了新鬼底煩冤；  
祇有一顆星——老漢底鴉片燈，  
這殘餘將火是地底生命一線。  
煙霧中遮住黑暗層層，  
陶醉在煙霧中想忘掉現實，  
婦人和孩子都對睡沉沉，

燈滅了，全被黑暗吞噬。

醒來，老漢底眼皮更加浮腫，

是受了濕氣，還因為悲傷？

老婦哭了，她說：「夢見催命的無常，

還有雞脚神牽着鉄鍊子押送」。

他說：「我夢見無籽種的田園已荒，

雜草裏走着黃羊野兔，

依舊有人催捐催款催債催上糧，

你逼得上吊，我逼得吞「大煙土」；

全家都在哭聲裏，

什物被人搜光，還鋸斷幾根屋樑；

從此逃荒，從此早遲等死，

從此入了鬼門關，還管甚麼無常。」

## 上帝不管的孩子們

門前一溝黃泥水、

邊 塞 集

黃得全像黃河；

在孩子們的眼裏看來，

誰說這是流去洒大街，

免得商家門前起塵埃？

天一亮，大姐提一桶煮飯，

（免向鉄皮門裏汲井太遠），

錫瘦驢的姑子取碗解渴，

下那半截冷酒，還想再喝。

赤日下，金桂子門前洗衣，

（祇有一件破衣，無袴可洗）。

她說：門前有着好水，

（無好水就半年不洗）。

她底頭上已開了萬道溝水，

流到翹得起高峯的嘴邊，

拖泥帶水的手拂拭了一吓。

「拍！拍！」冷水洒上她熱的臉嘴，

三

「貴娃子，你今天又要耍水！」  
「是呀！耍水啦！你別吵！」

一同下水裏吧，——洗澡！」  
他在水中做着梆子戲底步法，  
金魚戲水的走——走得真好。

怒得像狂獅一般的金桂子，  
拖泥的濕衣，沙岸上一拋，  
倏忽她變成一隻水鳥。

岸上八歲的狗狗也好笑，  
笑得跟着一羣伴下水了。

你一把沙，我一把沙，  
一溝泥水裏魚龍變化，  
狗狗變化了縮頭烏龜，  
一背沙，趕快向岸上爬。

陌生的老人過路見着說：

「經年不洗澡，讓他們洗一吓」。

## 魚郎

沙漠中瀰成湖沼，  
天然無規則的  
但白晝不去網魚，  
這是一方習慣。

怪可怕的黑風夜  
張幕網着了人，  
人，一吓躍入冷水  
去與跳魚游擊。

灑了一肚皮冷風，  
得了半筐的魚，  
黎明的路啊，迷離！  
眼皮常蓋上眼。

提起僵硬的脚步，  
去向五月底城；  
他底眼混合魚目  
一串希望之珠。

呆久了，大街也冷，  
眼和魚目遲鈍。  
「不用秤，祇算兩斤，  
一角錢，成不成？」

空筐望着他沉思，  
沉思了好一陣。  
秤斤麵，肚子要緊，  
心和筐一樣空。  
一斤半肥肉，一罐酒，  
還有小包罐黃

邊 塞 集

好幾年未過節了，  
今年總過端陽。  
妻前夜夢從底話，  
在一堆糶邊嚮。  
歸去，脚步沉重了，  
提一筐的苦想。

## 挑黃土

人窮則呼天，天不應嗎，  
孩子，你就靠土吃飯，  
你像是愚公底子孫，  
想把這座黃土高坡移平；  
這高坡是梵王宮底廢墟，  
你移吧，看移到幾年纔平。

五

是呀，我知道愚公和山鬥氣，  
你是爲了你底肚皮；  
四川底窮孩子發明吃白泥，  
你看看這黃土裏有無白泥呢？

哦哦！你那古怪的肚皮，  
已裝滿了一肚皮土塊，  
不然，無冬無夏，餓你不死，  
骨頭像地皮一樣的頑固，  
兩隻大眼遲鈍無光，  
周身皮子黃得和土一樣。

你要移山，我看一吓你底武器。  
咄咄！在哪个拉圾堆裏拾得的，  
一隻殘餘得像半邊銅圓的鏟，  
鏟柄就是你那半節手幹。

無冬無夏，你爬在黃土坡前，  
使勁鏟！使勁鏟！使勁鏟！  
你看，你頭上已鏟成一道巉巖，  
崖脚鏟空，怕不怕掩埋？

無冬無夏，你披破網般的敗絮，  
使勁鏟！使勁鏟！使勁鏟！  
你想，有一天巖崩，將你掩埋，  
你生靠黃土，死靠黃土做棺材，  
有誰給你另舉一塚黃土？  
陌生人把你丟在深溝，  
因爲他們不肯留神，祇當死條狗。  
每個指頭都變了小鏟，  
鼓着怒蛙式的肚皮，

黃土纔像肚皮樣在筐裏鼓起。

挑一担黃土，進了黃土城，

進了掛「孝弟忠信」做招牌的鐵皮門，

向着廚子差役喊「老爺」「先生」，

你白已是他們底直屬下層。

「今天可要和煤的泥土」？

「要。你就把這担擱下；再去辦」。

使勁鏟！使勁鏟！鏟了一天

賣了十枚當十銅圓；

因為遍地黃土不值錢，

誰在憐惜你使勁的血汗。

買不上一塊好鏟充飢，

兩隻硬腳馱不起一張空肚皮。

黃昏睡在黑洞的廟裏，

邊 塞 集

肚皮餓的像身邊底空筐；

還張着大眼，望着畫鬼的高牆。

勁也沒有了，明天怎辦？

但，心裏想着明天，總有明天。

## 覓草根作食的孩子

穿孔的敗絮網着肚皮，

張口的破鞋咬着腳趾，

每根指頭在街上亂爬，

頂小的鷄雛在啄蟲沙。

是拔草尋針？

是下海探珍？

是海灘裏找金色貝殼？

不，在追索一絲絲的生命。

七

萌芽纔出土幾分，  
地下白根多麼細嫩，  
那能談到開青春之花，  
生命就祇是這樣的脆弱。

## 拔草作柴的幼孩

拾取枯柴吧，  
自己就像枯柴；  
腳幹比枯柴還小。

拾取荊棘吧，  
生長在荊棘裏，  
一樣怕荊棘多刺。

荊棘到處多，  
枯柴到處稀少，

那就拾取小草吧。

自己像根草，  
從地上拔起來，  
弱小的，早遲枯槁。

自己像夢蟲，  
在枯草上做夢，  
人間事他不知道。

但坡下的草  
在暴日下會枯，  
幾天沒飯吃會死。

這點，他知道，  
這是親眼看見



隔壁王媽餓死了。

想掙把麥穗，

剛走到田畔去，

張大哥就罵開了：

「賊婆的東西！

還小就會做賊！

看！我一腳踏死你」。

踏死！他怕的。

狗娃被牛踏死；

他腳比牛蹄大啦。

## 野麥

——記一個拔野麥的婦人——

邊塞集

被人怨恨的天生賤種，

不因被怨恨而委死；

究竟他也是天生的，

反而長得比較優良些。

她想到野生野長的麥，

她想到受苦的丈夫，

她想到受餓的孩子，

不也是野生野長餓嗎？

想到野生野長的丈夫，

想到這滿筐的野麥，

還留一半饑牲口吧，

早知道她和牲口一樣。

開的比孩子的手還大，

那一瓣瓣的罌粟花，  
悄悄地偷摘了幾瓣，  
深藏在貼肉的那一層。

衣裳本來只有那一層，  
藏在兩隻乳峯中間，  
巧在腰間束有腰帶，  
覺得她底胸前花在開。

覺得花底胸前花在開，  
開出了四歲嬌兒底  
天真無邪一張笑臉，  
黑黝黝的眼，寫出心歡。

迎着太陽方向回去，  
照着野麥在筐裏長，

照着好花在胸前開，  
太陽喜歡她愛太陽。

她已不相信還有春天

她自己的口裏不及人家馬料，  
她自己騎在地上無一根「雜草」；  
人家老是罵她底髮髻像堆牛糞，  
全身都臭，簡直成了一隻臭狗。

她自信不及人家一隻狗，  
並且恨鼻尖嗅不着糞臭，  
眼睛搬移不到小鏟上，  
半天捨不滿糞糞一筐。

黑影爬過荒涼的土坡，  
破鞋拖的腳印散亂零落，  
路全是城之根，醬之角，

一網收絮竟四季穿過。

她已不信人間還有春天。

# 露宿

我們已是無家可歸，

那還有家可宿呢？

本來破廟可以為家，

而今竟不許駐紮。

怕咪？未必就無辦法，

悄悄的走吧，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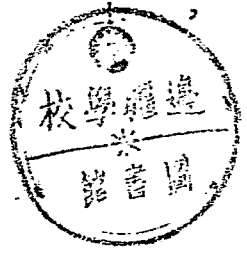
向空闊的地上走吧！

就這里，就這里吧

怕咪？那堆灰糞多臭？

我們還曉得怕臭？

邊 寨 集



躺下吧，鋪着破羊皮，

就這里，躺下，躺下！

不要抬頭望着明月，

月亮看見了我們

他們也看見了我們，

那還成，那還成嗎。

來了，來了！別跑，別跑！

別跑了，跑出是非！

我們都是受苦的人，

借露天安一夜身。

老爺，我們並不是賊，

也不是甚麼亂人，

我們都是受苦的人，

請老爺開一開恩。

「不成，不成，千個不成，

莫住處嗎？早找定？

「齊關在黑洞裏去，

明早見我們大人。」

「大人令你們找保人，

莫保人一定不成！

「齊關在黑牢裏去，

早遲定個大罪名。」

「齊關在黑牢裏去？

怎能替人受苦呢？

我們已是無家的人，

而今受苦都不成。

〔附註〕河西一帶謂做苦工曰「受苦」

### 廟 會

車如流水，也流不進去，

廟門口塞滿了各種人，

也塞滿了神底威靈

在各色的旗上飄蕩着。

威靈也抑制不住歡欣，

擠進去！擠進去！擠進去！

擠進了鞋，擠開了紐，

擠掉了鞋帽上底銅鈴。

從春望到夏，纔得看戲，

沙漠古城中祇此歡娛。

忘掉了昨天底憂愁，

忘掉了家中沒有柴米，

「喂，靠近戲台前面一些，要在那裏纔看得清晰」。認不得牌上的戲名，紅臉打勝了，黑臉進去。

要說這千百頂的草帽，好像雨後生長的蘑菇，這各種噪雜的聲音，就像長林下洒着急雨。誰家的孩子全不量力，想把梆子聲音壓下去，頸子冒出粗筋吼着；「買甜果子啊！買甜果子！」

秦腔班子分外地賣力，做到五元一天的生意，

邊塞集

（這幾年老是餓肚皮，他們不知是什麼道理）。借顏料遮蓋鴉煙片煙容，用俄國花布當古妝衣，不必用勁的也高吼，還留心給會首打「加官」。把出嫁時的新衣穿出，也不過不入時的布衣，（但自己已滿心歡喜）拍去牛車上的沙塵，擠坐在涼篷下底一角，獻了城隍奶奶的嫁匾，沒剩錢買羊肉包子，孩子哭，掌他一個嘴巴。

黃塵又拖長牠尾巴，

一三

寒 集

爬上「城隍司」底大燈籠。

當人駕轎車的大馬。

驚跑了腳下的小毛驢；

笨重牛車向僻徑逃命；

發熱的門口吐出人羣。

「心好奶奶，行善爸爸！」

儘管喊，就剩下了他們。

第

二

輯

# 寒 征 人 之 夜

家，萬里外，我是孤客，

何必呢，貪看一線的眉月？

月，初三的，故意向征人含情，

羊角風捲起滿嘴的黃鬚。

夜，漆黑了前程，

水，又是一坑，好容易摸到自己底門。

哇！老鴉叫後，矢拉下！

青蟲，因冷風，落到頸根！

知道，到了營邊，叫門。

野狗在裏面奔出，等着我開。

何必，洗去脚上底沙塵呢？

因為，翻脚袴褶縫中總還兜藏一些。

茶，怎麼解不了困人的熱氣？

何況還有，無端的愁腸，旅况。

黑得可怕，夜，人都靜了，

怎麼我還獨對殘燈？

怪蟲，各色的，撲燈！

惡風，打窗紙，又一陣！

砰！開了門，

是狗？是人？無影。

發婦泣舟——白楊哀歌，



遙近的鐵馬擊節相和。

平頂土屋上底大嘴狗也哭了，  
究竟見了飢民或是鬼物？

黑夜，夜深，有些冷，  
不安靜，怪牠們，或是怪我？

把不安靜的心寄在安靜的床上去吧！  
可是，牀在荒園破廳中，四面有門。

## 城上斷章

登在黃城上望月嗎，遠遊人？  
還太早啦，披一肩晚風回吧！  
就這樣，也夠你一夜的淒涼。

邊 寒 集

## 希望

平沙這面草不生，  
平沙那面遠山青青；  
平沙這面水不濤，  
平沙那面白雲深深。

聽說那遠山青裏，  
白鳥飛翔麋鹿成羣；  
瑤草雜長盤芝生，  
野羊吃草皮肉不腥。

聽說那白雲深處，  
山上積雪雪又接天，  
天際白雪化為泉，

邊塞集

天馬來飲天地之濱。

朝來想到遠山裏，

遠山就在眉眼之前，

心已到了遠山裏，

不畏砂程多麼艱難，

暮來未到遠山裏，

平沙望山猶如望仙，

在眼前又在天邊，

一條線繫住我心間。

我馬疲乏我僕倦：

喝亦不飲飢亦不餐。

皮帽僕夫婉諫我：

怕遠山像平沙這面。

花紋石

黃草坡前，牧女倦了，

枕着一塊花紋石，

隨着捲伏的羊羣做夢。

羊羣成了團團白雲，

疎懶地滿了山；

長翅的黃鷹飛去作了羊角，

從此白雲間有飛鳥遊戲。

紅河像長滿了珊瑚枝，

白河裏鋪滿了海螺殼，

珊瑚紅了作墜子，

海螺白了作首飾。

要一手拾取三百多顆海螺圓錢，  
一齊縫在「頭面」的長條布上，  
免得媽媽一年替我添幾顆，  
她也苦心，我也難等。

鐵蹄聲，時遠，時近，  
綿羊醒了，白雲飛散，  
牧女的頰上雖然留着紅暈，  
失望已深刻在冰河岸邊枯樹上。

## 牧歌

男：好肉，我沒有吃過；  
好衣，我沒有穿過；

邊 寒 集

好馬，我沒有騎過；  
好姑娘，我沒有戀過；

女：吹了佛燈瞎眼睛！  
說了謊話爛舌根！  
穿了黃衣忘了染！  
背了舊情打單身！

男：隔山隔水看見你，  
逾山逾水來找你，  
並非試試你的心，  
唱個歌兒打動你。

女：紅河飲馬水濕脚，  
躑躅久了媽媽說。  
你別叮嚀我知道，

兩桶繫住一條索。

男：紅河夏漲冬結冰，

姑娘大了怎不隨人？

看你髮辮幾多根，

看你一人幾多心。

女：客人渡河等冰結，

牛羊歸來等天黑，

從小等到娘樣高，

為啥一時等不得？

.....

合：脚印兒留在冰上，

吻痕兒留在頰上，

人影兒留在眼中，  
愛根兒留在心上。

雪山雪

(兒歌)

雪，滿山白，

像棉花那樣白，

像棉花那樣軟；

牧羊姐姐頭上滿，

姐姐底嘴唇暗淡，

不像棉花那樣暖。

雪，滿山飄，

像鵝毛的輕飄。

像鵝毛的顏色；

聚驢馬背上染白，

喇嘛化佈施的袋，  
厚厚的總浸不濕。

雪，滿山飛，

同白馬一諸飛，

同白馬一路跑；

大頭老爺歸去了，

好衣服癱腫遮風，

祇留眼睛一條縫。

雪，滿山落，

落滿了飢馬河，

落滿了飢馬川；

想尋馬蹄找爸還，

媽媽說怕狼和犬；

哥哥去了媽不管。

邊 塞

集

## 雪山古寺前斷章

亂石是蒼狼的家，

土洞是黃鼠的家，

白雲無家，任性漫遊。

怎能不相信石是雲根？

雲又在斑石上吐出苔紋；

這是在牧女夢中開過的花。

## 雪山踏雪行

清流水萬古鳴琴，

新飾了琉璃白玉，

讓野馬奔來奏樂，

下一杯五龍寒泉；

峯迴處留下蹄痕，

三

邊塞集

等詩人作天馬徠。  
依舊是當年心憤，  
水澄清徹河底石，  
水結冰駝馬蹄痕，  
想拾取兒時舊夢；  
到明朝天過石橋，  
怎能夠素同今朝？

四面山開了花瓣，  
我成了一粒花粉；  
峯迴處前後無人，  
白茫茫的白茫茫，  
這一座銀色世界，  
似百合還未盛開。  
幾多時回到江南？  
要梅花等我纔開，

一點不誇大說道：  
不看雪祇看梅花。  
非生來有種怪癖，  
大雪山踏過雪來。

夜歸

駐馬，冷松的石下，  
聽，奔忙倦了的流泉喘息。

雪，亮了眼中的歸處，  
月下，寒風吹滿了疲馬嘴邊的白鬚。

高山的懷抱裏，露出野寺的角來，  
犬聲在張牙的怪石邊透出。

流螢般的飄零，  
冷星，幾層殿上的燈。

僵腳的般弟，匍匐在半山敲門，  
先回答的幾聲梵咒。

火色毡上一杯濃茶，  
復活了冷死的靈魂。

(註)喇嘛之小弟子曰「般弟」

## 雪山靜夜

空山，像白熊，在沉夢裏，  
星星也倦了，常睜的眼睛；  
月帶了草像誰投石入古潭，  
輕輕的起了一圈迴紋。

邊 塞 集

心裏也起了壹圈迴紋：  
是回憶，是懷人，浪得那麼遠：  
萬里的窗外也有明月，  
星月下也有一雙仰望的眼

## 聽

聽，跟着磨轉，  
人，跟着驅轉，  
歲月跟着  
人的步子轉。

聽，推着磨轉，  
人，踏着沙嚮，  
有誰聽着……  
心碎了的嚮？

# 蘿爾髻

爸爸死了祇當出門不歸，  
媽媽嫁了祇當做工未回，  
爸爸祇聽說過，未見過人  
萬一見着了定有些陌生。

生離死別從來未曾聽清，  
祇恨媽媽不同，那樣忍心。  
一家無主，從此依賴祖母，  
無巢鳥依賴一株冬青樹。

跟着磨麥的小毳打轉身，  
磨盤消蝕了模糊的年輪。  
「蘿爾髻，怎樣又是一身灰」，  
她反笑黑鬚兒也白了嘴。

人家收牛，她去牧些羊羔，  
任性地把小羊羔抱着跑；  
她不知羊羔失母的哀號，  
愈哀號，她以為在和她笑。

無論春夏秋冬都是這樣，  
天不亮就學小鳥兒歌唱，  
老年人祇喜歡她鬧一鬧，  
唱些什麼究竟不會記上。

同在南檐下披一身太陽，  
懶懶的躺在祖母的膝上，  
「把祖母頭上底灰拍一下」，  
她拾下了幾莖灰白的紗。



「這是白髮，祖母年紀衰老，你爸爸已死，我也該死了」。  
「死了」，又是一去永遠不歸，這一回，羅爾特吊下了淚。

## 幼小者

莫在清湖清澈的眼水裏去測驗他的童心的深淺，無數條粗硬的毛編着袈裟，已經把他包裹成達摩尊者。

費大力收斂住臉上笑容，如青天靜得無一縷纖雲，拚命把好走動的兩脚踏住，如岩石坐對着黃昏的紅牆。

邊 塞 集

把記不清的經句要唸出，如要在空箱裏掏出玩具，掏不出又不敢在人前着急，依舊岩石對着黃昏的紅牆。

瞟一眼師父的道貌岸然，心裏想起爬山鬥牛的事。好差事到了，輪到他去擊鼓，聽，一聲沉落一個爬山的夢。

## 獵夫

要聽雪山的故事根長，都在這個獵夫的身上，他底媽媽夜夜禱告虔誠，

二五

盼望他生下地成個牧人。

果然從小到大跟着羊羣，成了羊羣的第一個獵人，羊羣的一切脾氣學慣了，沙漠裏尋泉，險路上逐草。

久了，他嫌羊羣太怯懦，又嫌犛牛也是個笨貨。最憐惜羊羣被一切征服，要做個猛獸的征服者。

見兩條犛牛和狼羣抗鬥，從此他知道需要助手。兩人活縛住一隻野牛，這故事至今還掛上口。

不曉得從哪個春天起，他戀上了一個牧羊女子。那個牧羊女無次奢望，祇要他真誠的聘禮。

九重雪嶺上的柏枝香，  
冰河裏半化石的貝殼，  
瀚海裏巨顆瑩圓的紅玉，  
白熊眠過九年的花石。

費多少工夫完全備齊，  
擇就吉日，牧羊女又懲罰，  
一日在雪山上親近幾回，  
繁霜裏僵白了獵夫的鬚。

## 朝拜

越山越嶺越過雪山頂來，  
天風洗刷踏過塵土的鞋，  
各人眼裏印出一片青天，  
各人心裏嵌着一顆虔誠。  
九重雲嶺上探下相枝香，  
恐經凡手攀折染了俗氣，  
挑淨土上第一層雪酒上，  
讓雪水滌去凡間的污穢。

單是磕頭就要伏下全身，  
要全身的虔誠無孔不深，  
地板上陷成無數條深槽，  
這禮儀由高僧傳到玄尊。

「若崩厥角稽首」以頭觸案，

邊塞集

猶如我佛親手摩拭頭面，  
千隻手接引着無數天心，  
佛心與人心聯綿成一片。

若要與清咒語是好多句，  
請你去數清山雲的微粒，  
把無數句咒語捲盡構輪，  
讓清風去唸個周而復始。

眼不能朝逼我佛的名山，  
無摩宮牆環行以了心願，  
孩子拖着大人的紅纓衫，  
進前，進前，繞轉法輪常轉！

歸去也，依舊是越嶺越山，  
各人的臉上都懸着「明天」。

那明天周圍鑲的金色夢，  
一顆希望之珠嵌在中間。

## 燎燔之祭

一人一份芟草堆成山，  
一人一份熱忱堆成山，  
火在山上鬧出千萬朵鮮花，  
鬧出千萬人心上的鮮花。

無數個金色蝙蝠鬧黃昏，  
無數株桂花鬧到度寒宮庭，  
野獸躲在遠處若稀奇，  
小波弟拉開嘴角的法螺嘻笑。

青稞和油的特製拖一盤腸，

一聲祕咒把牠投入火場，  
兩座酥油的火山壓上——  
壓在骷髏頭上燃出勝利之光。

「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故惡魔的頭上以山壓鎮，  
然又寬大為懷，度她靈魂，  
使牠隨火光飛昇而飛昇。

人都由火光處轉到家下，  
各家門前都有一個明月，  
大娃細息都圍着火爐，  
聽大人在炕上說話。

說的都是柔和的話，  
是一場柔和的夢的準備，

那场夢柔和而且溫存，  
像二月陽光貼住軟泥。

孩子再不作噩夢驚醒大人，  
大人是否還有這樣的夢影；  
油嘴的紳士吸血的稅吏，  
和勒索酥油作謝禮的官派師爺。

## 冬至會

柏枝香飄出萬縷輕烟，  
飄在佛堂的半空結成條平綫  
這一條平綫劃分出聖與凡；  
彩色的佛像在半空裏飛舞，  
白雲再再地騰上藍天；  
凡人在地上全身伏下，

邊 塞 集

虔誠由頭頂貫徹到脚尖。  
不曉得是哪輩人留傳的經典，

祀食用酥油捏成骷髏的頭骨，  
耳孔上生出雙翅想飛上天。  
祀食堆中的油燈一線通光，  
這真燃出他們禱告的熱望。  
人神之間的喇嘛把聖德宣揚：  
一切魔障猶如昨夜一樣過去，  
一切祥瑞猶如從今天起的陽光  
一天一綫以至於無限的加長

## 比邱與魔

(詩中故事見藏文色撒爾續經)

比邱：泰初有法，混沌分明，

二九

贈水夾風，槍寇相生，  
臉非濕化，次第長成，  
衆生芸芸，誰又相爭，  
潔身修行脫離苦境，  
發宏願將普渡衆生。

魔：別張口閉口都說普渡衆生，  
你須知我能主宰衆生性命，  
你道高一尺，我就高了一丈，  
我的力量遠非你所能想像。  
倘若我提個條件你不贊成，  
我將使天翻地覆日月無光，  
張巨口將衆生吞沒個乾淨。

比邱：咄，你不要做此極惡不善，  
連吞沒二字都不可胡言

一聽入我耳中就充滿罪惡，  
將到何處去找個洗耳河？  
祇要你不危害衆生性命，  
就提十件百件我都贊成。

魔：你贊成嗎？祇要依我一件，  
我愛掀天攪海也愛吸血，  
我愛吞吐火也愛作戰，  
還有一件愛好，如愛真理，  
老實說，就是我爱，我爱你。  
你真心接受我這個愛字，  
除非立刻結婚那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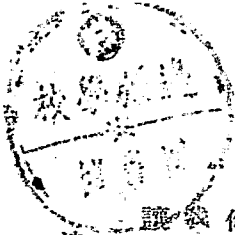
比邱：惟有這個條件提得苛求！  
費了多少工夫纔成比邱，  
一結婚一切都化爲烏有，

金科玉律的清規盡拋去，  
惟有這個條件提得豈有。

比邱：你別要擺出空心架子，  
順我者生，逆我者就死，  
倘若再說出半個不字，  
未吞沒衆生先吞沒你。

比邱：不是我執拗不允，  
實在是礙難照准。

不依從苦了衆生，  
若依從毀了根性。  
你別忙容我思量，  
發自己難作主張，  
讓我到佛前請示。



邊塞集

比邱：佛說「祇要有利於衆事宜，  
那你就該摩頂放踵而爲之。  
縱令結婚無非是權宜之計，  
要懇懇勸化她爲人類母儀，  
潛移默化使她虔誠地的皈依」。  
姑娘，你的一切要求都依你。

魔：野性鎔磨，甜華易過，  
做了五百孩子之母，  
大大小小張口求食，  
不知將如何纔可以？  
比邱啊，還須勞累你，

到西天去求佛指示。

.....

## 春到了海西頭

比邱：佛說「既生之，則養之」。

賜我青稞，麥子，小米，

賜我牛，羊，驢，駝，馬匹，

種我嘉禾，收我牛羊，

多的任牠野生野長。

慶：從此生生世世爲人類之母

比邱他虔誠地爲我祝多福，

「銷磨了野性，但也不敢忘本，

披散的髮，編成了細辮多根，

不僅以珍物妝飾百般尊寵，

還以勤勞，忍耐，勇敢和慈心，

昭示偉大的母性，光榮！光榮！

春，到了海西頭；  
人，依舊漂流。

昨夜，夢隨老猿跳澗而歸，  
迷失了嘉陵烟水。

唉，歷遍萬重關山已失了故鄉，  
今朝又遠在黃源上。

杏子花開到了山村，  
也開到了山村兒女的心。

我這黃河源上的無家客，



緣揚高處的酒旗，也招不回春情。

不僅是客愁和征人怨，  
借大筒地球表無有立足點。

我想沿河而下以觀滄海，  
我想由長城西盡頭到了東邊。

那裏已成了破碎的河山，  
而且是河山破碎的起點。

野蠶食着秋海棠葉的邊緣，  
震動了葉脈的主幹——崑崙山。

我不讓這些心緒由細雨織着愁，  
牠洒在輕塵上滌不淨煩憂。

邊 塞 集

縱然是萬重冰山，  
這時節也不僅化爲在山之泉。

趁這時節伏蟄皆動，  
捲沙挾石化爲山洪。

如鮮紅的血脈噴出血管，  
把褪色的地圖透到鮮明。

不是誇口，早已有這樣心，  
心不死，心與心聯繫成了長城。

(註)中國地圖像秋海棠葉

邊塞集

第三輯

巨橋

長河一條  
來自雪山腰，  
蒙文名字也很蹊蹺，  
比喻牠如兔之脫逃

朔風天，  
水上的浮冰，  
輕輕一吻岸齒，  
又慢慢地溜開？  
發出低低的私語。

積雪晴銷，  
秋水漲了，  
一道溝，兩道溝，

百溝拂騰。

路上行人都有些害怕，  
投一個石子去試一吓，  
莫測淺深，不行！  
不行，也要行，  
趕着牛羊硬渡去。

都說長河一條  
作浪三妖，  
年年下游把浮屍撈，  
四鄉修了龍王廟，  
磕長頭也無效。  
大時代帶來新的空氣  
像春風一樣，

遲早總要吹到玉門關。

人們受了新的洗禮，

有了新的眼睛，

新的心。

現在，一切都明白了，

還有新的需要，

在艱難當中尋找新的辦法，

辦法有了——

萬山伐木架長橋。

誰說我們不中用，

我們像駱駝那樣忍苦耐勞，

我們像犏牛那樣致遠任重，

用我們底車拖我們底木料，

用我們底血汗架我們底橋；

在長河沙深處投下鐵錨，

邊 塞 集

保險在流沙上也不易動搖；

誰說中國不會再出個詹天佑？

「太陽出來照千坵，

頭二排的弟兄怎不得出頭」？

要出頭，就在打敵人的時候，

好身手此時還無用，

使勁地把斧頭向下，

一下！又一下！再來一下！

也當如劈出了敵人的腦瓜。

這就是諸色人等一條心，

一條心聯成了新的長橋，

便利了新的大道，

（已經不是昔日的陽關大道）

牠是我們一條大動脈，

三七

運輸帶的血液，  
增加我們抗敵的新力量。

## 毛 襪

(朗蘇維爾洛勃致詩編織毛襪慰勞抗

敵將士)

有毛綫，就出毛綫，  
無毛綫，就出羊毛，  
毛綫和羊毛都沒有，  
就出上你底手。

一人織出一雙，  
千人織出千雙，  
就是一針一綫，  
也表現出力量。

我們手中宏綫，  
戰士腳上底襪，  
穿上我們底襪，  
想到我們底心。

我們底心，  
戰士底心，  
百千萬個中華兒女底心，  
都經過血紅的洗染，  
織成一條有力的綫。

他們有棉花的透寒衣，  
我們有羊毛的透毛襪，  
愛國不分教人，喇嘛，  
也不論是婦女，娃娃。

這話由我們底先知 練雨洛，  
宣講于索摩巴底生日，  
這話傳遍了摩山前後，  
都說這是聖國讚教的時候。

## 牧人底職事

——帶靈修學生賈兆平

帶靈修人在古樓洞子下開談：

如今世道究竟不同，  
娃娃們都成了發激種，  
不信，你聽，滿城的歌聲。

滿城的歌聲

震醒了古老的城，

遊 塞 集

震醒了古的底邊百姓；

歌聲拖長了我，

我重新認識了你，

人家說你是摩山心的番子。

五年前我會到過摩山中，

她們把你們住學堂送還，

你們底老人伴裝不懂，

有的說天生是牧羊的，

我底讀書也不中用；

我底讀書究竟有何用？

歷來我們把讀書不會看重。

幾隔好久的日子，

你已與大不相同。

我曾在山中住了好久，

三九

借得出你們底歌曲幾首：

「魚不相識也在水中同游，  
人不相識也在世上碰頭」。

「沒有馬了，這日子很久，

你能給我一個嗎？要肥大善走；

沒有伴了，這日子很久，

你能給我一個嗎？會唱的歌手」。

上面這些，你已經不唱，

你祇唱中華民族不會亡，

不分兵農工學商，

不分漢滿蒙回藏，

一齊來救亡，

也不是沒有唱牧歌的時候，

要唱就得唱新的小放牛：

「蘆溝橋什麼人兒修？

豐台廳房什麼人兒守？

什麼人打仗不回頭？

什麼人殺敵不退後」。

孩子，人家讚美你：

大胆的在萬人城中唱，

我希望你有閒工夫，

就回到山裏去唱，

教往年牧羊的同伴一齊唱，

一齊來救亡。

孩子，你成了偉大的歌手，

就是冷白的雪山，

也要向你點頭。

龍火



你也看，

我也看，

老的也看，

少的也看，

男的也看，

女的也看，

黃土街，

什字口，

人都擠滿，

大家一齊喊，

快來把社火看！

嘿，今年社火變了樣：

往年社火穿古妝，

扮的不是曹父走雪，

就是活捉三郎。

透寒集

嘿，今年社火變了樣！

大家在鬧，大家在嚷。

究竟變成了什麼？

聽，有人在對大家講：

這是難民逃難，

那是打鬼子。

嘿，今年社火變了樣：

穿的是目前的衣裳，

看，漢滿蒙回藏，

看，工農兵學商，

一齊前進，一齊狂舞，

一齊歡呼，一齊唱：

「說東洋，道東洋，

東洋本是個小地方，

四一

東洋鬼子來欺我，  
快把鬼子趕回東洋」。

你也聽，  
我也聽，  
老的也聽，  
少的也聽，  
男的也聽，  
女的也聽，  
黃土街，  
什字口，  
聽得起勁。  
快把鬼子趕回東洋。

(註)社火係甘肅民間娛樂之一，每逢  
舊年節扮就各種人物唱各種小調

，(也有唱秦腔戲的如樞中緣之  
類)連唱帶表演，分兩種：唻高  
蹻的叫「高蹻」，不唻高蹻在地上  
走的叫「地串子」。有人解釋「社  
火」二字之意義係每逢春社前後  
之燈火。(夜間亦有社火)如四川  
之有龍燈獅子之類，故名。亦作  
「社伙」或「社夥」。蘆溝橋亭變後  
，酒泉各學校表演抗敵社火。

### 火燒秦檜

年年燒秦檜，  
秦檜底罪名年在。

年年正月把秦檜燒，

秦檜底罪名滅不掉。

你來看秦檜，

我也來看秦檜，

一個活秦檜跪在土台，

一堆土，腫腫的一身肉，

白粉臉，一直粉到腳，

對面還跪着一個長舌婦。

你來把秦檜燒，

我也來把秦檜燒，

秦檜底屁股做了灶，

七竅冒火，兩潯枯焦，

他底容顏多麼苦惱，

似懺悔，又似乞饒。

邊塞集

你添一把柴，

我也添一把柴，

不等到各人底柴燒燼，

不肯走出古廟來。

一個宣傳隊底木牌上

寫出兩句秦檜底罪狀：

「這是宋朝通敵賣國的漢奸，

我們對目前的漢奸又該怎辦？」

最後一句

在每個人心頭響。

鐵金

雕木層樓，

聳立在

四三

早晨的太陽光裏，  
早晨的太陽光  
盪漾着，  
我們底大旗。

「氣壯雄關」

這一道古匾下，  
新掛了一道  
紅紙糊的匾，  
斗大的三題字：  
「獻金台」。

這幾天，  
街前街後，  
城內城外，  
許多學生在宣傳：

全面抗戰，  
有錢的  
拿到獻金台上去獻。

一個老奶奶

牽着一個孫娃子，  
到了這座古樓前：

「奶奶老了，  
上不了高樓，  
娃娃你拿去獻。  
自從你爸爸

一去口外沒有回轉，  
家中就沒有多的錢；  
這三角半，  
是奶奶牙縫裏  
省下的錢；

還有，還有，  
這紙包着的  
是你爺迎娶我  
鑄下的一對銀耳環。  
娃娃，你拿去，  
你拿去獻。

## 街頭音樂家

誰說：  
你們沒有眼，  
就沒有耳朵？  
我知道，  
你們底耳朵  
比旁人會聽。

誰說：  
你們底口  
沒有唸過書，  
你們底心  
就一竅不通？  
我知道，  
你們底心  
比旁人靈活。

一手音樂，  
一口歌曲，  
一肚皮上下古今。  
憑什麼？  
就憑這些工夫  
吃飯，活命，

邊塞集

你們知道

世道不同，

曲子也要多學幾種。

梅降雪，

王寶川，

都成了古董；

來一曲高大人領兵，

來一曲馬仰英，

在往年覺得多麼新。

現在，天天喊打退敵人，

你們知道要換個唱本。

有誰教？

嘿，不要錢的師傅來了，

新編的抗戰小調：

新小放牛，

十五月兒高，

送郎當壯丁，

綉荷包。

耳裏會了，

口裏會了，

心裏也會了；

你們底會

是別有會心，

你們領會了，

歌曲中的意義；

你們受了感動，

再去感動他人：

城裏人，

鄉下人，

雪山中的牧羊人。

從此，  
你們唱的更起勁；  
街頭巷尾  
聽的人更專心：

「路上行人紛紛論，  
莫不是鴛鴦兩離分；  
路上行人你莫驚，  
奴送夫君去從軍」。

## 額濟納

——給駐額的朋友——

種地的人信天，  
都說

邊塞集

天無絕人之路，  
沒有雨水，  
高山底雪水向下淌，  
淌成了長河，  
我們可以種五穀。

牧羊的人信佛，  
都說  
我佛普渡衆生，  
這是沙漠，  
長河不向別處流，  
偏偏流到我們這裏  
淤成一個湖。

這河底下游，  
這河底沿岸，

是聖地，  
也是沙漠中的樂園。

敵人早就眼紅，  
不要忘記了，

二十五年

敵人伸出了鷹爪，  
——設一個特務機關。

從此，

不查字典的

牧羊同胞，

也認識了

兩個字眼：

還叫做「侵略」。

自然囉，

侵略二字

我們知道更詳，

從滿洲到新疆。

敵人想鬧出

一窩走竄。

我們以鐵拳

打破了敵人的夢想。

敵人是

偷嘴貓兒不改性，

我們要

時時刻刻提防。

記得在古城送別，

一個將軍說的話：

我們底弟兄，



我們底力量，  
像一粒粒的胡椒，  
別嫌小，味道辣。  
我永遠思索這幾句話。

## 吼 怒

(參觀維吾爾演劇後)

他們生長在  
中國西北角  
最大的省分，  
是這一省，  
幾個民族中  
人數最多的  
一族人。

他們這一羣，  
喜歡經商，  
走遍四方；  
葱嶺以內，  
葱嶺以外，  
天山以南，  
天山以北，  
長江以南，  
黃河以北，  
而今又到了  
嘉峪關以東，  
列強底鐵蹄  
要踏碎我河山，  
先從邊疆踏起，  
到強底蘆爪

要撕破我地圖，  
先從邊疆撕起。  
從此他們認清了  
誰是帝國主義？  
認清了誰壓迫我們最兇。  
這是他們在忍痛中  
得來的教訓。  
未必人人都是先知，  
可是在他們營中  
有些人心裏很明白。  
有一天，一個維爾對我說：  
宗教還歸宗教，  
救亡還歸救亡。  
伸出兩個指頭一比，  
并行不悖，  
相得益彰，

救教必先救國，  
說到結底，  
今年元旦日  
他們要參加演劇。  
戲報貼出來了，  
演戲的是維爾。  
老頭子說：  
活了多年這是第一次觀祐。  
不愛出門看戲的人  
也要到戲台前去望一望。  
由五族團結，  
演到最後勝利，  
行軍時高歌：  
擁護蔣委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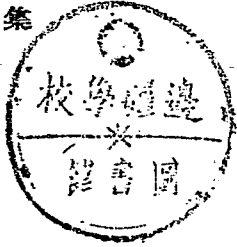
你是中國的救星，  
你是民族英雄，  
你是革命導師，  
各國底書上，  
都記載着你底名字。

說到痛恨敵人，  
他們睜着大眼，  
他們握着有力的拳，  
他們放開獅子的喉嚨  
一齊怒吼。

## 集合號

這不是  
哀怨的羌笛，  
這不是

邊  
塞



悲涼的胡笳，  
這不是

大金瓦寺

小金瓦寺

黃衣僧吹的喇叭。

這是

莊嚴的

雄偉的

聯合升旗號。

低低的打，

達打的打，

達打的打，

達打！

這是

迅速的

邊塞集

緊張的  
集合號。

這種  
雄偉的

緊張的

號聲，

每天早頭晚上，

從「氣壯雄關」的

鐘鼓樓上，

大聲的

吹出。

有一次降旗，

吹號人

當衆講演。

他底聲音  
也是

雄偉的

緊張的。

各界同胞！

各機關底長官！

各機關底長官

都是我底長官；

我是一個號兵。

我們每天

吃兩頓飯，

穿一套棉衣，

在屋子裏住着，

還嫌冷；

前方的將士

不分晝夜，  
爬山涉水，

和敵人拚命，  
爲了什麼？

爲了救中國。

難道他們不冷嗎，

我們都是中國人

誰不愛中國？

難道忍心坐着

看殺敵將士受冷嗎？

奉勸諸君，

趕快捐助寒衣。

這位號兵，

每天早頭晚上，

大聲地的吹號，

邊 塞 集

在「氣壯雄關」  
鐘鼓樓上。

## 長城西盡頭

——送友人由酒泉南歸

朋友，

你歸去，

你歸去

一定報告，

這古城底消息；

因爲你

對古城十分熟悉。

也許，

隨你的心情，

報告古城底陰晴：

邊塞集

天陰：

狂風捲沙，

黃塵滿城，

撲面吹來，

睜不開眼睛，

到秋來，塞外衰草，

牧馬悲鳴。

深夜裏，

鹽泣於冷巷，

犬號於泥屋頂；

風檐鐵馬

咚咚叮叮

打上遊子心。

天晴：

看河上的水文，

如銀鑄的竹影。

有時長河消水，

浮水觸岸

發出嘶嘶的微吟。

雪山映着朝暉，

山上接雲，

雲又接天，

半段奇峯

插入天半。

青羊飲澗，

黃羊奔川，

大頭羊在石頭上站。

無邊的絕漠，

無邊的天，

天如海藍，

翩翩的白鳥。

去而復還。

是的，

你還有古蹟

說不完：

由霍去病

一鞭打出

五個泉，

說到班超

生還玉門關；

雪山紅羊底神話；

渥洼池底天馬；

鳩摩羅什講經的地方，

信口傳說無數的塔；

全世界都讚美的

敦煌石室底壁畫。

邊 塞 集

莫說那樣遠，

就說朝朝望到的

終年積雪的祁連山。

登城一望，

來路不知幾多長？

去路不知幾多遠？

目的，銀白的，

聖潔的世界，無邊，

多數的牧羊人

在山後山前，

無數的寶藏

露出了地面。

長城！

長城！

五五

長城二字

深入中國人心

昭示出我們祖宗底

偉大，

偉大。

長城西盡頭

嘉峪關，

碑文上大書

「天下雄關」

試問往來人，

遇此誰不歡呼？

誰不眉飛色舞？

不管是不是詩人，

把自己底話句

歪歪斜斜向壁上題。

朋友，

你不要遺漏了，

大時代底洪流

捲起滔天的狂浪，

這兒也起了回響。

我們，

這兒有無數的人心

結成了新的長城；

不信拉着一個

小孩問一問：

誰是我們底敵人？

誰是我們底救星？

我們在後方

應當如何努力？



他遲遲能答覆。

我們底游牧人

他們能供獻羊皮，

捐給前方做寒衣；

你看，

他們的代表，

好多個樹勞圍；

不分漢滿竊回藏，

要和敵人打拚命仗。

我們底種地的，

他們爲救亡而努力，

一大塊冷饅

一袋炒麵，

從自己家中預備，

邊 塞 集

做工做到餓了，

走到溪邊，

掬了一些清水，

下一把麵，

或一小塊鹽，

就算打了尖，

繼續工作

繼續幹，

到晚上

一件老羊裘，

和衣而臥

在沙灘。

他們一面節約，

一面生產，

下決心

剷去鴉片，

邊 塞 集

一年內，食糧  
增加了一大半。

他們底手，  
他們底心，  
他們底力量，

五八

築成了鐵的長城。  
敵人從長城東盡頭來，  
決不讓他到西盡頭！  
我們一齊努力，  
把敵人打回  
長城東盡頭的東邊。

附

錄

# 行路人

——答白楊君並贈碧峯等故人——

不爲平地起了風波，  
不爲長鯨正噴雲雷，  
從何日起人海湧起洪流，  
遠行人成了水上一葉萍。

過爾谷的青牛呢，  
早湮沒在流沙的下層；  
怎能說吾不徒行？  
要問關山難越和途程，  
去量蝸牛爬樹的銀筵。

北至湖漠跨上駱駝，

牛步化，一步印一個大瓣，  
雪覆沙上的大瓣經不起輕風一撕，  
胸藏萬卷石版書的學者，  
也不從這裏去測量人類進化過程。

在瀚海裏拾一囊五光十色的珍珠，  
向受難的漠北兒女學幾首新歌，  
學會冷風的唱和刺柴強頑的舞，  
倒也補償不了沙漠中所有的缺陷，  
雖然，自己也學成疲乏而遠走的駱駝，  
行人似一葉萍又似一粒沙，  
積無數粒可以成邱陵成環山，  
但怪風可以用化裝術點綴鱗片，  
又可以把牠分散去覆壓破屋，  
或者無聲息地依偎着古城的僵脚。



也許是瀚海歷遍遠談上冰山，  
數九天去逾越祁連最高峯之巔，  
但一點也不要怕堅冰和積雪，  
生命就是雪樣的易逝冰樣的死澀，

爬山，爬山，渡澗，渡澗，一天又一天，  
不僅僵硬了腳，僵硬了手，  
已經僵硬了心；切莫記起還年輕，

黑眼圍犁牛喘息出一嘴長鬚。

別說海西頭和古城一樣寂寞，  
不也有杏子花開上少女的心；  
但千萬也不要留戀綠陰庭院，  
風光如此宜人的五月天，  
雲淡風清也可以來一個霹靂。

邊 塞 集

怎麼無數銀珠在無塵的磚地上滾？

不是好玩，是雹，是雹！

頭上沒有峨冠的人總得當心。

突然霧散雹散又是青天，

天際旌幻想的虹彩隱約出現。

也許有誰把萬物當作芻狗，

也許上帝的巨手掌握一切的命運，

但聽了這話不狂笑也不發憤，

因為上帝是某一部分人的，

他久已不願管野孩子們。

讓野孩子們自生自長，

如遼闊的沙土裏一叢小草，

撼山拔樹的風暴，填溝塞渠的冰雹，

六二

改造地形的山洪，儘管多着，  
但牠咬定牙關在大地上立定腳根，  
大無畏地昂着頭向着天獨笑。

一朝有遠行，祇問方向，

不問遠近，不問難易，不問快慢，

不問有無駱駝羣牛和車馬，

說不定，仍然一步一步徒行，

祇要前途如果有路，

心嚮往之，不惜腳板皮起了重繭，

——儘這一生精力走去，

途程到不能走時，再行計算。

一九三七，五。二三，天雨雹時，

行將離青海到河西河窟。

## 車店

滿店的行李，  
弄亂了旅人的心。

包裹像走倦了的駝，

一落店便不想起來。

許多貨物形成了迷陣，

辨不出行人和送行人，

人亂了，更辨不出路徑。

習慣了沉着與忍耐的騾馬，

不管好多痞痞正在新陳代謝，

也不管幾個人總抬得起的壞子，

俯着頭，張着眼聽其向背七壓下，

聽一聲，呵叱不得不魚貫而出，

一連串，誰鑄定了的生之鉄索。

預告的開車時間完全不準，  
店主人毫不怕客人的責問，  
還在無限調地代行添客加票，  
人，一窩蜂，在汽車邊亂穿亂繞。

車箱比如一個盛滿的棺材，  
盛滿貨，盛不了貨上的人，  
棺材因此就不需要棺蓋。

人的姿勢也成各樣的包袱，  
或者不規則的馬鈴薯，  
想在頑固的石子（包裹）上，  
生出支根，但怎能生得穩？

壓得瘋狂了的車突然咆哮，

貨上的人如醉翁東徧西倒，  
車也患了頭重腳輕的毛病，  
人，得營心，不祇頭上的帽子，  
可以像落葉樣墮地無聲。

「一路平安」不像出自親身之口，  
完全是宗教家虔誠地在禱告，  
坦道，沿着各個夢的邊緣去找。  
（今夜宿在破店，難担保夢好）。

車去後，  
如霧的沙塵，  
模糊了店家的門。

一九三七，五，二九，離西寧時。

# 樂都的麥田

黃塵在車 搖着尾巴，  
搖不行麥田的深處去，

藍於海的浪啊，逐風輕輕。

渠水彈出無弦的琴音，

麥鳥翩翩地飄到雲林；

如畫譜的老樹纔吐嫩黃，

青春的白楊已遠處合烟。

再補貼一帶沙山，一角天，

一林沙棗橫舖在山麓邊，

摹擬着銀灰的雲一片；

宜於風土的沙棗花

香滿了山，隨風吹到麥田。

但，香不到農婦的心間。

六四

頭上一幅帕障蔽了風沙，

逼人的驕陽全不在意下；

她也不是不曉得疲勞，

工作完了纔一伸懶腰；

她也不是不曉得默想。

默想如蛇蟠在她底心上；

光腿的孩子縫條扣布袴，

女兒穿標布衫去看會戲，

丈夫從城裏歸來無愁容，

也不致於她怒氣沖沖；

夜夜有個溫飽的好夢；

無數的金色麥穗子

在金色的夢的良田裏。



一九三七，六，二，

## 未登關外的店

黃牆圍成方切的階心，  
各樣車輪轆上的深坑，  
舊的還未踏平新的更深；  
污水依坑形匯成河堰，  
看，高處未乾，低處又增添，

沒頭沒腦的兩輛汽車，  
和牆外的枯骸一樣陳列；  
一邊大車一邊是駱馬，  
人在污水邊過渡不得，  
屋角有空處是天然毛廁。

邊塞集

土坑霸佔房間的大半，  
土坑外角沒有什物一件，  
牆張巨口，想吞沒油碗，  
饕餮地一滴滴垂着涎，  
抑鬱的燈焰縮成豆點。

門外無環，門內又不能門，  
忽然開了，進來了什麼？  
冷風給以模糊的答案。  
真太硬，**芨芨**席上翻個身，  
哪裏傳來斷續的呻吟。

一陣風，像有鬼物在伏拜，  
支燈壁上伸長了亂髮，  
燈已死，**窻**外的天白了臉，  
白頭人驅着車馬出店：

六五

「三站趕到涼州，爲了錢！」

一九三七，六，三，

「你這錢，  
是怎麼來的？」

冷淡在鍋裏抑鬱地燃，  
幽暗的壁上煤煙滾滾，  
無情的表鐘後去回來，  
未成熟的菜肉受着熬煎。

一雙手難做無難的菜，  
吃罷的客留遲來吃的又菜，  
做得不慢，答應得更快，  
換來祇有呵吐「我等得不愛」

冷淡日子索飯猶如供齋，

一來汽車，店門幾乎擱壞，

「球餘水，滾茶臨幾個果。」（註一）  
夜裏在拍門要飯案。

過剩的客把門板當床，  
灶火遙映風搖的燭光，  
心緒和甘物一樣地零亂，  
感覺疲勞時還可以扳談：

「你的口音不像河西人，  
從前幹嘛？現在幹這門？」  
「我原來有家在東三省，  
已經辦空了四處飄零……」

「直到昨年我這遊軍隊裏，  
到這裏不過半年的日子，

失業，又不能做別的事。

當廚夫，混飯，對付過境。(註二)

「本來不會學過當廚夫，

做菜完全是對付對付，

窮的過客吃碗麵了事，

貴客不在這裏講究口腹。」

從此應該怎樣打算歸宿？

聽飢火煎熬着自己的勞力，

滴下血汗去攪和麵包，

忍耐地嘗盡人生的苦汁。

一九三七、六、四。

(註一) 北方話，煮雞蛋叫做臥果。

(註二) 勉強支持叫做對付。

邊 塞 集

邊 塞 集

居民垂頭心分辨漢唐開清，

說邊牆是秦始皇的萬里長城，

提起萬里安城想起孟姜女，

十二月裏來都是怨女哀吟。

也許由邊城想起唐人詩章，

算算源，也夠南國人神往，

請不必望雲天而動遐思，

而今，我領略了塞上風光。

邊牆已經一段一段在坍塌，

和古城一樣徒供後人憑吊，

邊牆一段二段老是沿着山，

六七

山如瘦駝老是臥地不想起。

春之神嬾嬾地到了邊城，  
黃山上也稀稀地野艸青青，  
像二月的黃泥田皺起微波，  
微波上顛簸着點點綠萍。

四月裏老樹纔吐出嫩黃，  
候鳥飛來巢於其上，  
她們悅耳的歌聲變爲淒涼，  
知道塞上非復昔日風光：

棲息慣了的樓閣已沒有樑，  
祇剩下僵立的黃土破牆，  
灶，也不燃出鎖暮歲的炊烟，  
學燕語的兒童躲藏在何方？

牛羊下山來，倦鳥也歸，  
羊羣如傍着山飛的白雲，  
平排的角如雲間的大鳥；  
而今，再也不能聽牧笛橫吹。

秋雨裏飛過白楊渡頭，  
誰說塞上的景物依舊？  
無人管的野水成了狂流，  
巨橋沖斷了再無人重修。  
一九三七，六，四，午后。

## 烏稍嶺

中古世紀的木輪  
輾向了空谷。

風箏絳死在枯樹尖，  
折斷了童年的心弦；  
電信杆已被風暴撕毀，  
再也聽不出萬里外的回聲。

起伏的邱陵

遮斷了山支徑，

微風送來背後的雨紛紛，  
吹冷了的人，再不要望雪嶺，  
牠已由白雲伴入夢境。

也不要向白雲深處去問歸宿，  
單單的祇問今夜宿在何處？  
新艸遮掩不了宿艸的衰朽，  
那遠處，那更遠更遠處啊，  
空虛裏又補上一片模糊。

邊 集

長征的路啊漫漫，  
萬里長征人啊漸倦，  
好容易啊到了一座山尖，  
（自然，下山還要半天，前途更遠）  
何況在古聖祠前，也得緩一緩吧！（二）

也許全是自己的脚在作主，  
無意間到了神前去問卜。  
抽出的籤縱是神也不敢決斷，  
不批「可也」，又不說一句「礙難」，  
這樣指示迷途人「問前程一切自便」。

雨濛濛後又是風淅淅，  
暗雲把天濛濛得像快壓下來的古壁，  
遠山近嶺竟成了迷魂陣，

六九

何處是路，翹首望望濛濛的天，  
空谷的木輪回答以「難答」的漢語。

去，去喚去去，我將不停留的去！

我將隨轉過峯頭就不見的犂牛去！(三)

犂牛張着黑圓的大眼睛看氣，

不躁進，也不氣餒，有宗教味的興趣，

除却沙漠中的黃點，我又有此伴侶。

一九三七，六，六。

附註：(一)烏稍嶺為古浪永登交界地，

南去祁連山脈已盡，東北去賀蘭山脈又

起，故此嶺橫互，迤邐起伏無數邱陵，形

成山不高而綿延，氣候奇寒，盛夏過

此，猶可衣裘，行人有行路難之嘆，

牛車往來頗感困難，泥濘時更行不

得也，嶺高處有樹子廟，行人有世路  
難難之處多於此問卜。

(二)河西人謂休息休息曰「緩一緩」，

(三)永登古浪間藏民頗多，所牧之牲

畜以犂牛為主要，河西地方世襲重致遠

之用者，北山(馬營山及輝地)以駱駝，

南山(祁連山)以犂牛。

### 古浪轉到古浪城

險惡的兩山夾着激流，

激流日夜狂吼。

若干年前曾經一次地震，

巨石墮地像奇獸，

橫臥在該路口。

人比驢牛更瘦，（註一）  
從朝到暮，牛拖着重車，  
從朝到暮，好的水，無一口；  
人，那更說不成了，（註二）  
一切沉重的石頭壓在心頭。

上有險山，下有深淵，  
看，無路了，頑石在崩頭，  
一聲「咄」不由你不走，  
有影的鞭繩閃動在牛眼前，  
無形的鞭子落在人的背後。

隨這枯瘦的牛，  
枯瘦的人，  
到了枯瘦的城。

邊 塞 集

這古城早已血肉沒有，  
祇剩下空的骷髏。

戰神碾過了大口，  
命運把牠投在裏頭，  
咀嚼時的上下牙，  
如磨推又如鋸拉，  
而今算不得帶鐵一架，  
祇算是吐出的一堆骨渣。

城的形式本來叫做一條槍，  
猶如低等動物祇有腔腸，  
由東門可以轉到西門，  
怎受得了巨寇的震盪，  
這形腸動物再也不能蠕動。

黃土城垣年久失修，  
戰時又用作支槍的垛口，  
霹靂般的一聲轟，  
衰朽的老命送了終，  
讓殘陽三天一度賦招魂。

一節衝成瓦礫場，  
不，磚瓦已一切不見，  
祇算一堆敗土頽垣，  
敗土頽垣也消蝕了，  
祇剩下一堆黃土。

一堆一堆的黃土，  
曾經是無數的人戶，  
黃泥灶外一攤子冷饅，  
蔬菜攤邊一箱豆腐；

紅臉孕丫頭黑眼珠，（註三）  
天然肥足上又纏腳布，  
害羞把半邊身子躲在門角落，  
又忙着跑出來幫娘做活，  
大漢子的汗豆大一顆顆，  
三伏天在廚房向火，  
燒開一壺茶供給路人喝。  
從田間歸來，一句一個哈哈，  
老眼邊的笑紋刻畫出好莊稼。  
孕娃媽同一羣牛羊，（註八）  
從遠山駛回了夕陽，  
牛羊背後輕塵數丈，  
模糊的邊城市或是牧場。

這年頭兒愈變愈不對，  
坐在河邊也鬧莊稼缺水。



不願出門的漢子也在逃荒，  
害羞的閨女也賣了還債，  
牛羊一天一天減少，  
牧童餓了拔食蜂脾。  
老漢在破屋裏像狗住睡，  
快成年的丫頭也光着腿。

.....

也許是自違尊者打破了鉄圍城，（註四）  
讓地獄裏的冤魂一律超昇。  
超昇？靈魂？那是一句渺茫的敷衍，  
祇現出在眼前的是一場空。

從霜，黃毛風捲過了黃昏，  
閉山月冷冷地籠罩古城。

邊 塞 集

野狼抱着孤坟的白骨鬩，  
獒犬在屋頂上追黑影，亂跑；  
簷前的白楊披散一頭長髮，  
驚慌了叮咚的鉄馬；  
黃牛也在牛圈裏長叫，  
沉痛的調子由深巷傳到街道；  
這些也許是不祥的預兆。  
而今，這沉痛的痛音，化爲冷風，  
祇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場空。  
殘留的兩廡街也算一座城，  
狗餓狂了，白晝也吠人。  
再也聽不出梅降雪的三弦，（註五）  
再也聽不出帶幾分香調的歌聲，  
再也聽不出「冰凍三尺」的少年（註六）

七三

這完全和破寺古刹一樣的冷靜。

昔日的樓台今日也是一場空，  
鐘鼓樓祇剩下一堆高高的黃土，  
直立一口血噴噴的生了紅鏽的鐘。  
牠也許感到孤另，不見了塔頂的奎星；  
天陰風冷時也許無限的哀怨，……  
老是翹着首學屈原一問蒼天。

天何言哉，祇剩下枯瘦的城，  
稀疎的枯瘦的人，  
一抹殘陽拖着苦瘦的影。

偶回首遙望古城的東面，  
險惡的西山夾着激流，  
激流日夜狂吼；

瀉不盡哀怨，也瀉不盡古今愁。

把滲和過人血的濁流，  
掩埋在流沙的湖泊裏，  
從此再不流向京師頭。  
若干年後再來一次地震，  
潛伏的熱液再噴出火山口，  
改造個新的宇宙。

註：(一)黃牛與犂牛交，生子曰犍牛，比黃牛力大，比犂牛伶俐。

(二)河西話，難以比喻之意。

(三)姑娘之別稱。

(四)民間故事，目連因其母墮入地獄乃打破地獄。

(五)降雪出名，由山西一帶流傳至河西。

(六) 男女情賦師之少年，冰凍三尺為

少年之一，

(八) 娃娃係男孩子之別稱，

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感作，

七月九日寫成

## 小詩二首

(一) 冬至在人象

白的雪，

黃的屋，

古樸的人家，

青銅的盆，

沙漠中的炭，

熊熊的火

邊 塞 集

腥紅的毯，

夜光的杯

堅冰裏的茶

游的眼睛

晴的笑

微風吹邊的心。

一四三八，一二，二二，雪，

(二) 雪之一

宇宙是一座黃土屋

裏裏外外都古老了

也算是有心

一夜雪

把她糊得煥然一新。

七五

(三)雪之二

我想把白雲離上筆尖，  
在黃沙之紙上寫詩篇。

借半輪月來相照

讓長河夜夜低吟。

一九三八，一二，二三

頌石油河

(載廿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大公報)

(二)

流，流，流！

石油，石油，石油！

一坑，

兩坑，

三坑，

土法開採；

一個井，

五個井，

三個井，

機器鑽成。

一斤，

兩斤，

三斤，

貯入瓦瓶

往日用來營車；

五加侖，

十五加侖，

五十加侖，

今朝幫助救國的戰爭。

我們底機器；

我們底工人。

我們底手，

我們底心，

匯成了巨流，

貫注在：——

茫茫的大野，

莽莽的草原，

皚皚的雪山根，

激流的河流，

邊 塞 集

神秘的河濱啊

一重邱陵，

兩重邱陵，

夾輔河之濱，

綿延無盡，

「千里來龍

掩護聖境」。

流，流，流！

石油，石油，石油！

「這是我們地裏

出產的寶貝。」(一)

(二)

黃色臉皮的

七七

邊塞集

平原上，

繪出秋水盈盈，

畫上眉毛——

一帶白楊林，

眉眼間

靠得住有

天真的兒女，

勤勞的農人。

縱是一塊鹹灘。

也長着馬蘭，

長着芨芨，

長着駱駝刺；

遠望着

我們底牧羊人，

個個似天仙，

環繞着白雲——  
他們的羊羣。

縱是一塊戈壁，

也長着黑柴

長着鎖鑰，(二)

長着雜草；

走着火狐，

奔着野兔，

跑着黃羊。

別說那是

冷面的雪山，

雪山前，

雪山後，

鹿茸。

麝香，

珍貴的獺皮；

犬黃，

甘草，

鎮陽（三）

書本上尚無名字的  
無數的靈藥。

明油鼓出了面

鋪着汽車路，

沙京滲雜黃金

隨着河水日夜流，

流在拐灣處

稍微停一停。

這些，看厭了，

邊 塞

集

都不必贊頌；

現在要讚頌的是

我們地裏

出產的寶貝，

我們底石油。

（三）

「不怕你傷生害命，

祇怕你剝骨不盡。」（四）

宰一隻羊，

吃個精光，

剩下的骨灰

也肥田，

剩下的羊糞

也作燃料。

我們的底石油

更無丟頭：

汽油，  
燈油，  
臘油，  
剩下的渣滓  
也作柏油。

少用一顆釘  
救活一個將軍；  
多產一滴油  
多殺幾個鬼子頭。

想起了幾千年前，  
這個草原上的故事；  
把侵略者底頭  
漆爲飲器……

試問侵略者  
全島國有多少頭？  
除了良民  
殲厥渠魁。

（專殺賊底魁首）  
朋友，要高歌

一人頭作酒杯  
飲盡仇人血」  
纔能洩憤嗎？  
好！我們有的是  
剩餘的柏油。

石油河啊，  
石油河！  
我讚頌你，  
如雪山古剎裏的  
黃衣僧



讚頌他們底宗師：

唸一句，

三頂禮。

石油河，

石油河，

石油河！

流啊，流啊，流啊！

石油，石油，石油啊！

附註：

(一) 這是附近一個農人的話。

(二) 灌木。樵夫燒其莖爲木炭，冬日運入城中出售。

(三) 滋補之藥。

(四) 牧羊人諺語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作

寫詩後記

一九一八以後，國難日深，國人大都注意到要開發西北。又因為國難日深，許多事待辦，「開發」尚在由理論到實施的過渡時期。抱着理想到「西北」來的青年，大半感覺到苦悶，繼續不斷地工作，都是困苦的工作；繼續不斷的生活，都是飄零的生活。我底詩就在這種情形下寫出的。

一九三六年春，河西關亂荒，肅屬各縣災情更重。天天所接觸的，不僅感到自己困苦，我們底大衆更困苦。餓死凍死是常見的事。在人禍天災之下演出人類極悲慘的劇，都寫在這一集詩底第一輯裏。在破廟中直接描寫靠振盪過日子的災民，其餘各篇也是反映這時期的現狀的。沒有寫出來的很多，隨便飛出一個例子爲證：當時一走到大街上，就看見鄉下人引着一個歲年姑娘，走過去又走過來，我已意識到這是「賣兒」之後，又在「鬻女」，從旁邊探問一下，知道給兩三吊錢（合銀圓四五角）即可買一個女子；遇着一個傳教又行醫的慈善家對我說：「昨天買了一個大丫頭，我憐憫她，給了兩塊錢買進來，又發現她有白喉，打了幾針又捐失了幾塊錢，你看合算不合算？」這一次災情，國人已有知道的，暫不多說。這一年的冬天，我和我底同伴由祁連山北麓越過雪山的最高峯，事前有人預料必凍死，幸得不死，到了山南的青石，第二輯中，除寒外征人之夜寫得早些外，其餘各篇都是這

個時期寫的。那連山底北麓與山南部有游牧民族，他們有他們底開闢新的生活習慣及宗教；但最近農村的也多少變了原樣，變好了嗎？也有變好了的，可是農村的困苦味道他們也間接嘗到了。我在灤縣流離的飄零生活中，日子久了，也深知他們有他們底困苦，所以我在雪山中也不儘是嚮望如海的藍天，望望萬年積雪的山，讚美大自然，讚美天真的牧人，還注意到他們底困苦，因為我們都是受困苦的人，不過關於他們底困苦的作品，我忽插地刪去了一大半。以前還輯算是抗戰以前寫的，第三輯是抗戰以來的作品。中華民族求解放的呼聲傳到了中國的西北角，西北角也答以回響，不過第三輯搜羅一方面的題材，還有多方面的沒有寫到。我的工作與黨滅亡發生密切的關係，按照「寫自己」最熟悉的這一原則，以蒙藏各族為題材也是自然而來的事。這一輯從技巧上看，是不是趨向于大衆化了，我不敢斷定。但每一篇的內容都很誠實實在的事實寫的。

我覺得人生最寶貴的，莫過於生命換來的東西。我這幾年來困苦與飄零，換來了什麼？就是三冊詩的原稿。我對牠並不敢誇張，但有「老牛舐犢」之情。這次想把三厚冊改編成一小冊，有「焚書坑儒」之感，又景自己加在自己的頭上，頗感痛苦。但終于在痛苦中改編了。個人的飄零生活的寫照十之九都被忍刀一割的，純粹抒情詩和讀者不易讀懂的詩都一律鉤，還有從各方面說都不應當刪的，也不得已而刪之。爲什麼叫做邊塞集呢？因爲我的足跡所及之地就是中國過去所稱的邊塞之地，所以在文學上發表的幾篇都以邊塞集爲題。

假如有人問我「邊塞是過去用的名詞，怎樣現在還引用呢」？一提到邊塞，就想到漢唐時代，以至於清代，並想到漢唐的邊塞詩和邊塞詩人。他們生長的時代不同，所作的詩也不是現代的。不錯，我們生於今日，應作今日之邊塞詩。不過我可以籠統的回答「寫今日之邊塞詩，我絕對遵辦。但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還未普遍到深入到邊塞地方，選擇題材就很有困難，我們需要把握着：哪些是舊有的？哪些是已經變了的」？

西北地廣人稀，蘊藏頗富，大家都說要開發。我覺得開發是多方面的，西北底文藝園地何嘗不荒涼？何嘗不需要許多人來開發呢？

臨末，我再說兩句：西北這塊地方是有希望的；西北這些民衆是有希望的。

馬鈴擲自誌。一九三九，一，一〇於塞上。

## 幾句不得不說的話

蕭林

朋友馬鈴柳兄從甘肅酒泉寄了一批詩稿來，要我在重慶代為找地方印刷，而這時剛是一九三九年重慶被慘無人道的敵寇狂瘋的轟炸的時候，普通市民絡繹的向鄉間疏散，而家好多都關了門，那兒去印刷，——各個報館也只好出聯合版，而況詩稿？

一直就停擱下來，到秋末冬初才找到了一家印刷所，開始排版，中間因為一年關一停了一會，我自己專忙，校對上也擱了些時，一九四〇年二月底才算弄到快可全印了，恰巧作者從甘肅又用航空寄了一部稿來，信上要我把原第三輯改為第四輯，把新寄來的作第三輯壞上去，——費了很大的力，才弄成這樣子，現時如果更動，連序以及後記的文字也須得更動，那不知又要延長多時間，不得已商量了在渝諸友們的同意，把這新寄來的作成附錄，加在第三輯之後，為的使能早些出版，將來如有機會，再去改動！

這裏，又因為紙張，印刷材料的困難，為節省篇幅計，排得不十分醒目，自然更說不上「堂皇」了，但就是這樣少的篇幅，比起戰前在上海來，印刷費也就貴得很「可以」，而這筆是自費出版的，作者噁了心血，又賠了「資本」，要是作者是一個靠「賣文」維持生活的人，那真不堪想下去了。

作者是用川合川人，旅居甘肅怕已快四年了，當我們過去同年的時候，我知道他是一

E

3646 邊塞集  
#812.93 馬鈴柳 著  
T184

15/2

國立邊疆學校  
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 加意愛護勿失原形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 (三) 借閱以一星期為限逾期須即續借者須持書至館收回
- (四) 逾期不歸者應照章納金

位好苦，嚴肅而且樸實的人，幾年來不曾見過他，且...

塞集

八六

這本錢簿的詩集上看出

苦與飄零，換來了什麼，西北這些民衆是有希

望與謝！  
即在重慶。

447127

12  
12  
12

93  
4